勤餘文牘

勤餘文牘卷之五

山陰　陳錦　晝卿

孟子道性善論

聖賢言性推本於天命之理所謂義理之性不問而知其善者也惟孔子所言性近習遠乃兼指氣質之性而卽繼之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吾不知下愚之去不善幾何哉戰國時去聖未遠而異端充塞必有如荀子所云性惡楊子所云性善惡混者以人欲陷溺之私而委之性始將無有變化氣質而返其生初者矣故不能不直揭其旨曰性善而又舉人皆可爲堯舜之言以實之未始不爲告子一流人說法也蓋孟子欲以義理之性

概氣質之性告子并以氣質之性疑義理之性卻未嘗分析言之誠如朱註生之謂性是告子泥於氣質病根食色則由生而迹求之杞柳乃慮其強爲湍水又視爲無定甚至遁於虛無曰無善無不善卒與性善之旨相隔閡孟子折之亦不過曰乃若其情則可爲善矣而又自歧其說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雖朱子力圓其說謂爲善之爲與謂相似其實孟子已明言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矣且情則言其所動也才則言其所能也此所謂性指寂然不動時耶抑已感而遂通耶感而遂通便已入氣質甲裏非專屬天命之性而言是孟子旣從義理說到氣質之性矣下文仁義禮智我固有之又

從氣質囘合到義理之性而仍以或相倍蓰不盡其才作兩可之語抑又何與大抵孟子言性其要有三曰孩提愛敬曰平旦淸明曰乍見惻隱皆自義理自然發動處指出性善的憑似較空言天理者切近然亦有可議者鬭椒羊舌虎生而豺狠皆孩提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皆平旦也惟乍見惻隱所謂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與大人不失赤子之心章語意同一圓足祇是爲失其本心者反求其是實見得性之所在端的著落在善一邊以之力闢性惡之論自是要言不煩立排耶說所云孩提爲少壯習染之深者反求之所云平旦爲旦晝牿亡之甚者反求之所云乍見爲轉念私意之蔽

者反求之堯舜之性之性於是湯武之反之反於是矣
文晉思之自誠明謂之性故率性謂道自明誠謂之教
故修道謂教道與敎所以變化人氣質者也氣質待變
而性不待變其不善而待變者本非性也為孟子者將
以導滕儲於天眞未鑿之年而救浩生於異端戕溺之
後其道性善自較孔子性近之言更加斬截夫人之好
善誰不如我以莽之篡而託言負扆操之奸而飾為禪
授安石之僻而取法經術自附於宣尼如彼其材亦極
天良之喪而人欲之橫矣而善惡之界如是其明且辨
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其性
也耶其非性也耶學者審之

主靜圖說

或曰考亭半日靜坐何也曰主敬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徑須將全身精神由此時提攝起來觀上文半日讀書一語便領會得涵養神情豈是蒲團上懶禪借此偃臥耶宋學入手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曰收斂不容一物到收斂不容一物時卻已是萬物皆備三者又自有次序要收斂不容一物須是常惺惺要常惺惺卻須是整齊嚴肅一日或問於朱子曰近覺坐行語默都瞞不得自家朱子曰好了心神到身上來了但時時默識而存之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爲問操存之力於靜中存之與於動中存之與又曰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爲問放心之求於靜中求之與於動中求之與故曰我四十不動心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心隨氣而動有不隨氣而靜者與仁義禮智根於靜者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激湍之下魚鱉不生風隧之中草木不殖何者氣所不聚也聚而凝之肆者以謹閒者以明淺者以深薄者以厚非惟禍福夭壽系之亦人禽舜蹠所自分矣且夫山其至靜者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水其至動者也知者見之謂之知動靜亦各得其性之所近與是又不然人生而靜性之始而知誘物化求有不日流於動者況又交引於耳目係戀於身家散發於繁華浮沈於世故曰紛紜擾攘於嗜慾攻取之

交雖欲不動而不得吾姑爲淺言之迹求之心爲形役則先定其形志爲氣移則無暴其氣必有一時焉屏絕百感範圍五官將吾身血氣心知安放在極中正寬平地位俟其聰明志慮悠然自生便覺精蘊內含神明四照所謂心要在腔子裏此卽腔子也再令出而應事便許增長得幾分鎭定無數精能由是而熟之直至富貴不淫威武不屈亦祇是從此進步此確是制外養中第一有把握功夫絕不事矯揉造作祇索從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有迹象可尋區處實實用力自然一日有一日效驗便是賢勞於公廷劇午之場逼迫於身世艱危之地要知學養是徹上徹下功夫原不僅爲安閒無事人

設也但勿懸虛冥索誤墮參禪入定惡道斯得矣比作
主靜圖牘舉動靜得失對列之以示勸懲亦祇爲初學
逆求之而淺言之云

義利辨

乾卦四德一曰利人心四端一曰義利者義之和故曰利物足以和義終易象一書利皆美德也自世運推遷人心不古和義之理不明於天下而利遂爲貨財便巳之名一則曰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再則曰仁義而巳矣何必曰利而君子小人之與異以此舜蹠之徒之分分以此矣夫人未有不樂爲舜與君子而甘爲蹠與小人者顧其閒不能以寸孟子曰欲知舜與蹠之分利與善之閒也閒之時義大矣哉老子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人亦問其所爲何如耳爲利而義義亦其利也爲義而利利亦其義也不義利於其

事而義利於其心吾烏乎辨之辨之於公與私之間而已矣巢由義士也而舜禹不失爲聖人夷齊義民也而且望自成其賢相一命之榮或去而或就兼金之餽一受而一辭此其故可深長思焉且今之所謂不言利者吾知之矣身家之念迫於中仕宦之情動於外徑而行焉心知其勿得焉舍曰欲之泊然若無取也遜以出之退然如不勝也嚴錙銖之較以示其迂遠瓜李之嫌以明其介斂容若訥深藏於虛謂生平毋苟得焉一旦臨小利僅如毛髮比而固辭弗受不啻萬鍾九鼎之在前者彼覯人於微者交口贊之而不知其作而致也然而熟揣摩工傾軋據要津以圖汲引承意旨以盜聲名洞

然其難盈之壑者將以求吾所大欲也其為利孰大於是以覜彼悃愊無華之士卓犖有用之才有見必大有任必難薄愼微謹小之思抱疏節闊目之概處衆詭交而不諱受萬金託而不疑謂相知貴在乎平生大節可堅於自信毅然任事而噂沓隨之一不得當為天下笑其所以利其身謀者巧拙固相懸萬萬也要其人品之醇疵在彼不在此然則吾所謂不言利者可知矣讀書明理以致其知淸心寡欲以端其本以民物為不可欺而凛念繫之以君國為不可負而遇事任之勿私身家之計勿急于進之階勿避嫌疑勿求聲譽精之為理欲天人之界大之為人禽生死之關下以是定趨向之歸

上以是秉持衡之鑒斯道得焉矣抑又聞之聖賢之學不言名利名亦利之階也然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苟以愛名之心勝其貪利之心亦濁世之佳士也吾將節而取之若始則以利易義而繼且以利敗名是兩失之矣持此以質君子之喻義者

時命解

惠逆之於吉凶也淫善之於禍福也奢儉之於貧富也厚薄之於壽夭也能否之於用舍也賢奸之於陟黜也德怨之於恩讎也是非之於毀譽也猶水火之分溼燥黑白之異汚潔荼薺之別苦甘鈞羽之殊重輕也理也有定者也然而聖人不能保水之不燥白之不汚荼之不甘羽之不重者曰數曰命其無定者也顧數者何河洛陰陽而已命者何五行生克而已無定而更有定者也今將一切委之曰有命在有數在而孔不帝王顏不耄期諸葛不一統李廣不封侯似矣何以占星卜讖握算陳疇逆計其來茲洩機於先事有若左劵者人尤信

之脫謝不能知而悉以俟驗則轉謂命數操術之未精夫舍理之有定而委無定於命與數仍必示以命數所值之確乎無可疑凜乎無所避不啻纖悉注記而逆料其必然謂非終出於有定而能若是乎信是言也廣是說也理其有定者也命與數無定而更有定者也而吉凶之於惠逆禍福之於淫善貧富之於奢儉壽夭之於厚薄用舍之於能否陟黜之於賢奸恩讎之於德怨毀譽之於是非乃或顛倒偏反仍若授柄於斯人而絕無所謂神明主宰爲之操其鑒而持其平者僅懸其惝恍無憑之局而不更立其主名誠恐無以解孔不帝王顏不耄期之藏而操莽盜跖之貴壽益無以原其倖獲之

不可訓而蔑理者愈有詞矣吾爲衰其無定之故而以
代命與數之目則曰時嗚呼時之時義大矣哉舜不朱
時不禪禹不啟時不繼湯武不桀紂時不征誅泰虞不
季歷時不三讓孔不春秋時不敎孟不戰國時不辨左
不盲時不傳遷不刑時不史孫不臏時不兵昌黎不佛
時不表相如不貧時不賦子美不亂時不詩時所遇者
人時所至者地時所遭者治亂先時者躁後時者紂時
來者得時過者失故有同一事而前榮者後辱同一言
而始信者終疑同一人而此迎者彼拒皆時也大抵理
與命與數皆原於天天不可知而可知者也時則係乎
人者也人可知而最不可知者也嗚呼時之時義大矣

哉抑子又有說焉冬雪而春雷者理之常也雪於春雷於冬時則有之而婦孺知其異者何也君子信其常勿俾其偶变其常勿惑其變以有定者循理以無定者順時故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又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又曰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甚矣聖人之時也然則氣數之命其究無有乎曰有有定之命吾立之無定之命吾聽之有定而不示人以可定之命吾安之無定而終必歸於有定之命吾俟之極之以德造命以文奪命以威儀定命而命之有定者仍即其理無定者仍即其時也吾恐人一切委之命與數而不知其皆係乎時而非命與數之職其咎也作時命解

原得

客告於予曰欿欿隆隆鬱蒸而上煬者氣也瑩瑩錚錚沈貨而下墜者質也氣近勢逼則飛質近貨散則動二者其今天下之斧柯與不勢不貨曰以乘時是為無具不猶徒手而入人之室耶予曰唯唯否否不然請試譬之叩門者衣冠款扉閽者睨之賤人也閽將敵矣突出黃金示之曰啟若戶償若金轉而詡焉謂其所餌者甘必其所欲者大也廉者怒於言貪者憚於色鬭反局矣今將以强有力者持梃操戈隨其後示以助予者之烜赫不可當而挾而求之一不得當怨毒横生宜其懼矣乃益從而詡之謂其所恃者人必其所藐者我也强者

忿而爭弱者怖而走更有一衣冠者至爲毋甯揖而入之拒若勢謝若貨誓勿納雖返而衣冠焉不之信也又且有人於此吾敵也伺其就予不可得則遊服以逆之袖手以怠之彼以爲漠焉庶其玩予而來也脫握拳戟肘洶洶然示以必得而就者避矣不然防其逝焉紿之曰若就予必飽爾欲且隆其賄以豔之而就者益避何者疑之也疑夫非復遊服之無他袖手之無備得毋穽人以入其彀而從而噬之雖返而遊服袖手焉不之信也夫安知咨之所謂勢者不即持梃操戈握拳戟肘者之所爲而所謂貨者不即償若金飽爾欲者之所冀乎將返而衣冠遊服以示其無有而莫之信者乎嗚呼予

之衣冠於門而遊服於敵也久矣必假於强有力者排闥而入之且曰有賄在是自扃其戶而懼敵於千里之外也且天下事何常之有但令謀必成求必遂雖謂人皆愚而我獨智可也吾又不知客之所云能必其謀之成求之遂耶否耶客曰嘻得失半耳予曰然則失居什五耶天下容有什得五而可期於不失者天下安有什失五而可決其必得者耶且予之所謂不如其衣冠而遊服者直以爲必無得焉可也幸而得之失不旋踵作原得

原能

雞以德犧也雉以文羅也鸚以言籠也鶉以鬭搓也猱以弄縶也馬以走靮也牛以耕軛也橐駝以負壓也甚矣物之不可以有能也今將塞爾聰明結爾口舌鍛爾羽毛以示其悉無有可乎客曰可則可矣如不能何不見夫鼉之鳴乎淵牢之吼乎鳩之祝噎烏之占風鼠屓之任重而龍衘龜之善縣乎背其象猶呈其能而況其生者乎天之生物也擇其可能者予之能能者之不能不能猶不能者之不能能也不能以能為不能猶不能以不能為能也蒼蒼者天其不自能者乎日月能晦明者也風雨能陰晴者也雷霆能震電能閃雲霞能文者

也假以能則皆天之能也其於地也亦然以高能山以深能澤以華實能草木以飛走能鳥能獸以潛動能魚鼈以變化能龍蛇百靈而地不自能也至於人則不然能者君者之不能者臣之能者主之不能者奴之能者飽之煖之不能者飢之寒之其上可能者也其下皆不可以能者也其上可能亦可以不能其下不可以能而又不可以不能者也以能使能也可以不能使能也亦可以能使不能也可以不能使不能也亦可將羣勉為能而無如不能者之不能能也將羣趨於不能又無如能者之不能不能也此其勢不能不羣晦其能而託於不能夫至羣晦其能而託於不能其不盡所能可知不盡

所能而又樂爲不能使而絕無所謂抑塞磊落之氣發露於文章詞色之閒則其人之詭隨奸狡取說當時不至於廉恥道喪不止其能之不可用而更出不能下也安見其能輔人之能而濟人之不能與夫人無論能不能其不能自掩者天也其能自掩者人也自掩其能與自掩其不能以託於能其天良之喪而人欲之橫也厥禍惟均吾烏乎取諸客之不自信其能也久矣而屢爲能者役固無事乎掩能爲不能也矧乎其不能掩也願勉旃毋多言

相人者說

有陰陽而後有賦稟有賦稟而後有氣質有氣質而後有形體有形體而後有才具有才具而後有作爲有作爲而後有享受所謂福量也有日者測人於明湖之滸卜其姓九其名席地坐茶一甌香一炷以待人之叩之也有至者不待問卽狀其人之生平性情行事及所歷吉凶利害得失之故以證之纖悉具符時日必中一時豪貴皆神之償以値或受而或否聽其言肆而理問之則曰陰陽秉於天者也氣質授於天而麗於人者也不可知也形體授於天呈於人而莫能自隱者也有可知也堯舜其心而操莽其面桀由其志而跖蹻其容是柏

本而枳葉之也又曰造物者不與人以可欺者也善惡邪正所以致福而取禍者令人各自貢焉睟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將罄其藏以示人而操乎其不得遁焉其所以警人者甚矣惜乎其人之不知懼焉又曰天道樹人地道樹木節堅而理緻者吾知其松栝也然而其華不富貴者貴不在華也粉妝而豔體者吾知其牡丹也然而其本則肉者媚人以無骨也百圍大木材宜棟梁而瘿瘤生之者氣盛也去其小瘤取其大醇者哲匠也木槿朝榮唐花冬豔芊緜細弱踐踏而生者美先盡也其萎也不可以薪予操此術以目天下士也久矣翹然而秀者吾儕之赫然而貴者吾奴之貌

廉而心鄙色傲而志卑才多而行薄其人之賢不肖未可知也至於懷奇負異不遇於時爲世厭棄而必將有得於後者其所作爲與其所享受吾未嘗不操券予之也籩豆雖敝不投於穢溺絲屨雖新不加於皮冠布衣雖賤不夷於皁隸其形體固自存也難之者曰子之言誠是矣然而吾有疑焉一本之木戶樞自勞而衣桁自逸一冶之金鏞鐘自語而釜鬵自喑一杼之帛弁冕自潔而禪袒自污吾不知其係乎質耶抑異乎其形與體耶卜九曰嘻子毋徒恃其質爲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與體其受於天者也器則視其人之自取而天不任咎也戶樞勞器也勞不在木釜鬵喑器

也唷不在金褌袒汚器也汚亦不在帛穨必因其有可樞而樞之有可釜而釜之有可褌而褌之向非其器之自取而又孰從而強之故夫抱質者之不可不慎其器也陶匏之賤以爲祭器則登於廟堂金玉之貴以爲飲器則淪於溷廁世之以陶匏爲祭器者吾見亦罕矣何以金玉而甘爲飲器者之多耶而穨歸咎於其質耶雖然旃檀之木夫人而知其非戸樞也百鍊之金夫人而知其非釜鬵也貝錦之帛夫人而知其非褌袒也故曰君子不器又曰及其使人也器之瑚璉也斗筲也器則具在人自爲之慎毋爲可樞可桁之木可鐘可釜之金可冕可褌之帛也吾知其免矣且吾之不受値有說焉

猶鉶倘然先投者納之則鉶有焉後至不能容必有寄乎鉶之外者非鉶有焉吾之器止乎是而必從而溢之奚取焉才有具稟有量具之所不及量之所不容而妄取焉又必假吾之力而傾而盡之則吾之爲鉶也勞甚予閱其言意必當世隱君子之有託而逃者與抑操術之精而深明於理數之外者與嗚呼其取法於臨邛賈卜而因以風世者與姑錄其說以存之

馴物論

稷下豢熊緪者本姓東齊語謂東爲緪而名之以其能爲豢熊緪云緪無業業雜耍隨市集趁會以熊戲博觀者錢爲生不遠千里二熊自隨相隙地施步摩鳴鉦手執拂令熊人立而舞斵木爲干栝刀劍授令戰作勝負狀已而出大環四與熊身等植地狀四門令僂而過東入西出南入北出往復互施而環不仆仆則撲之觀者投錢則止否則熊怒牽人衣得錢乃已時有副緪者曰袁二自言先世袁姓善種黎後以應試第一試官惡其姓以筆勒字中入以爲衷也自是子孫以衷氏衷故尫弱畏熊之猛也穴土得鼠長寸許輒如絲凡八以其術

豢之植竿縣各器介術而上登塔緣梯轉磨汲水拜月撞鐘一鼠一技演訖投餌而臥觀者以其可遍視也倍償之否則鼠掉頭去勿顧予奇而問之若操何術乎曰物各有性吾能馴之耳固問之則曰窘之以所苦而後啗之以所甘誘之以所貪而仍靳之以所欲憚之以所畏而又迫之以所趨無他術也飢之渴之飲之食之縛而縱之撻而撫之倒縣而解之置食其前使就之而故遠之出所演與食俱以示其如是而後食之否則創之幾死而後釋之雖欲不演而不能焉雖然是在忍而持焉勤而習焉閑之一室朝於是夕於是極天地之大閒見之多而舍是無他焉少懈焉則廢語未既有言於列

者曰若所以馴物者抑神矣人各有性請試以之馴人
可乎細曰不能吾所以馴物者以物授吾吾得而生死
之矣何則無父母妻子以縱其欲也無衣服玩好以紛
其心也無燕朋僻友以喪其志聲色貨利以誤其聰明
也馴則飽之否則飢之馴則煖之否則寒之馴則縱之
撫之否則縛而撻之人勿問也熏其鼻刺其背爇其尾
以創之幾死而後釋之人勿問也彼以是求所食於吾
吾亦以是博所食於人則皆視猶性命焉而不可奪也
是以彼以死馴於吾吾亦以死馴之弗馴弗措無復之
也人盡如是則天下無不可馴之人馴人者盡如是則
天下亦無不可馴人之人而惜乎其不能也故曰尃其

力無弗習壹其神無弗臻飽煖無志士飢寒有達人自非聖賢未有不以食事其事者神龍有欲猶可狎而騎焉故古有豢龍氏擾龍氏豈直熊鼠爲然哉豢熊細雖不能馴人而馴人之法具矣言於列者誰蓋塾師云

洋鎗隊大小操圖說序 癸酉二月

稽古兵法數起五五者伍也得伍者勝失伍者負顧手各一械人各一長合之見强分之見弱求其以逸待勞以寡敵衆制勝百步之外而力爭衆械之先者不敢謂火攻皆下策也洋鎗之爲隊也數起四倍之而八而十六以至於八十成一排五排當五哨益以礮械爲五百人如湘軍營制手同一械人同一長而矩折規旋縷析瓜剖往復更迭變不離宗其要有三曰整之以眡其足也速之以眡其手也連環之以眡其部伍也始也一與二前與後尾與首左與右一將之口萬夫之手若矢離弦如響應叩繼乃兼跪立以厚之離左右以疏之轉隊

面以移之成四人以暇之步不紊鎗不絕騎翊其旁礮發其隙惟所弛張靡不如一蓋其練立也爲行也練退也爲進也練分也爲合也練散也爲整也練久持也爲速發也是則練其耳目與其手足也凡戰不可使兵知兵兵不知兵將爲政兵得知兵兵爲政兵爲政而將無由使兵矣凡戰能使兵如木兵進止惟命生殺惟命自神其將莫敢言兵則使千兵如一兵矣畫地爲牢刻木爲吏聽勿疑膚撓路人目眙同等媿欲死則又練其心志與其氣之說也故夫愚之而後能使智縛之而後能使馳獨之而後能使衆死之而後能使生也粵匪竄踞江浙之明年歲辛酉洋人華爾始領鎗隊千人起甬東

助勦克復郡邑所向有功尋歿於陳部下白齊文代統其眾夷言夷服自成一軍今相國合肥李公方統淮軍抵滬上見而外之能斥未果已而歎曰非十年操練不得有此步伐也會白夷梗命得罪䏍亡乃收合餘軍推戈登爲將廣其隊伍與諸軍共習之迨平江南犒遣夷將親其練卒本皆華民令改裝入伍分隸諸營口令則尙仍夷語演場事重譯利其隱謎末之更焉時潘琴軒方伯與劉仲良學士先後領蘇防惲夷令之不經也譯爲華言以口舌代金鼓命軍士日小操二月大操一演爲瞰子從方伯於松江縱觀之整暇精嚴無法不備請繪圖立說以廣其傳不果而北征航海勦捻賊奔命未

逵又明年師自彭城休濟上得稍餘暇乃名宣令弁正句讀修文詞爲大操圖說凡十有八請正於湘鄉相國曾侯登壇校閱大可之示各軍殆遍旣而張振軒漕帥攜之京師屬予鋟板以公同好顧小操圖說歲久闕如寸木岑樓理當揣本冀幷此繪畫而詳說之倥傯三齊倏忽四載猝然未得就今年秋憇跡明湖乃出巳巳九月舟次背臨原本校正而重摹之得小操圖三十有六以弁大操圖首而發其凡而洋鎗操法乃燦然其大備嗚呼火攻之行技擊之廢也豈可爲典要與顧及今宇內無事武備日新相臣將臣封圻大府爲 國家建自強之策者莫不以製造洋械爲當時急務況山左故齊

境泱泱大風重洋千里壓臺島嶼之勝實足以仰承津沽俯控吳越爲海疆腰膂我中丞少保丁公方將購機器船礮於閩粵萬里之外以與海防將弁更始講求至周且密與斯役者敢不殫述見聞悉心體究以期有補於時因不揣蒲陋參附臆說輯成一書用以廣中樞訓練之資載　盛世聲靈之赫而非謂其法之盡求自域外也

如皋汪氏兩圖圖詠合刻序 壬申十月

天下無百年不盡之物而有不與物同盡者文字壽之也洪範九五福曰壽曰富而繼以康甯攸好德考終命要不離乎壽者近是今且有人於此富甲通都名震流俗邸里笙歌之沸門庭車馬之喧侍從服御之華飲食交遊之盛方將薄窮巷伊吾寒氈坎坷之士而叱而奴之顧當時則榮沒則已焉者天獨靳以文字福也且盈天地閒皆物耳其磅礴鬱積之氣聚而爲人即散而爲山川草木鳥獸蟲魚珠玉錦繡玩好珍奇一切可驚可喜之物在造物視之皆其不壽者也聖人者出舉所有而圖之書之志乘之謳歌之或出而火之則從而壁之

好古者又因而金之石之藻繢而丹鉛之而萬物之頑然待盡者乃悠然不盡於文字之中而壽輒千古是說也事理顯然亂後益多所棖觸而卒未有舉其人其事以實之者迫讀如皋汪氏兩園圖詠一編尤信兩園者曰文曰綠淨爲曉堂觀察幼侍祖父讀書勵志地花晨月夕琴韻吟聲卷軸如林名流接踵其與貧兒暴富移禍土木以供子弟冶遊飲博之藪一再過而歌場市肆煑鶴燒琴甚或夷於水火者本自不同其間一草一木當彼蒼賦質時已若別有寄託不屑與氣數爲推遷者登之五福亦可謂富而好德者矣逮乎東南淪亂六朝金粉鞠爲燹痕至炊桂爲薪阬書入溷廁有孑遺而是

兩園則以主人官遊未歸閉門向寂譬之幽蘭開謝空谷無人世上斧斤所不能及其在人則肥遯山林不聞理亂以終其天年者可不爲康甯與自今再睹清平叢爾雉皋獨免烽火曉堂暨兒輩且衰衰仕四方鋭志進取廉不買山聽是兩園之頹然自老於煙波雲水之鄉莫邉顧問獨其花石點綴之奇樓臺憑眺之勝尚多數百年老物得曉堂惓惓其間傳之圖畫播爲詩歌卽使無復園存猶得指而數之曰此某若某所締造某若某所釣遊也黃庭初搨長在人間此中有人呼之欲出不且與繁祉老壽沒齒而享大名者同一令終哉抑又聞之人之擅詞華富著作才高望重卓絕一時而天不靳

以文獨嶄以詩者所在多有則又未始非其文之表見於世者早而無以持其後也曉堂致仕平陵行將老耄垂二十年始出其所爲兩園圖詠徧質名流徵題跋以永來許觀其掀髯痛飲擊節沈吟展卷神遊目三致意夫亦有合乎古人垂白著書之旨而欲與是兩園共有千秋也是則予向所謂悠然不盡於文字之中而五福備焉者也敢書此語以爲汪氏兩園壽

讀書一隅錄序 丙子九月

讀書以稽古也有信亦有疑生知如孔子一則曰無徵不信再則曰多聞闕疑詩有南陔白華史有郭公夏五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典謨因文見道秉筆直書非史例編年可比是以舜禹追崇帝德而堯典不言先代周孔道統斷自唐虞上古率無傳也至周而國自爲史見聞異詞書詩左國以外半淪秦火世無作者存而而不論可也獨史遷蒐討舊文上下千古閉戶臆述托於有據之詞或以其載籍之博而信之先是則莊列管韓呂覽說苑各自爲子考工之官兩戴之禮公穀之傳各自爲經其憑心自造者五德代興入於讖緯阿世怙

短訕託古人矯其弊者又或假壁經冢書以隱其所自出而擬於太初考古家各守師承紛角壁壘自此不可究詰矣士生千載下以論千載上之事而僅取千載下之人之言千載上之事者以論千載上之事幾何不日貿其疑而莫能自信與而乃必取信於羣疑之中又幾何不穿鑿傳會而妄信其所疑與大抵講學者言區於門戶限於時代棄取分焉獨紀載之書不問其言出何人人生何代剏微曲引以博爲能往往牽合衆說以求通而遇會之大名物之細一人一家之說皆得入而淆之南宋諸儒集傳註之大成猶以漢爲近古而信焉後之宗宋學者又以宋爲近古而不疑反是則菲薄傳註

以經註經如毛西河崔東壁諸家尤爲而又述之辨焉而又甚之則歧之中更有歧焉矣一紀古之書出而論古者古之一論古之書出而論論古者又從而古之不析其眞贋而動曰諸見何書書作何解更千百襍無往非古而去古日益遠嘗是可懼也曉堂汪子信古者也退食無事出論古諸書曰記一則自上古唐虞三代下逮漢唐經史子集詞義字句之可疑而經古人論斷者爲之剔其僞存其眞平其爭衷其是自爲一書讀之則語約而賅義宏以肆無矯枉過正之習而有抱遺訂墜之功其言曰古可信也信古者之言古不可信也然則疑之乎曰古無疑也後乎古者之自言其信古則可疑

也書成將付剞劂而問序於予予既媿聞見隘陋不深於古無以信汪子之所信幷不能疑汪子之所疑第就是書闕疑之旨而引而伸之還而質之謂夫讀書之準則當不外乎是焉而汪子曰否是猶其一隅焉耳請名其錄曰讀書一隅

題潘茮坡鄧尉讀書圖幷序

爲仕而曰不能讀書者殆非也宋儒作牧令未嘗一日廢書　國朝陸稼書先生潜心理學家榕門相國著述如林其學力精進輒在仕後予從仕途且十年所至必據梧展卷如童蒙入塾然已而體味得失覺砥礪廉隅之念痌瘝民物之思與夫危微靜躁之機理欲公私之界警發多出是時所謂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古人不我欺也茮坡以孝廉就縣令去夏報罷禮試南旋過予博聊戎次覿面即索近作以爲是書生結習也今且束裝上京將仕於楚疑亦風塵面目矣相逢歷下先出其所作鄧尉讀書圖乞題而後及他事憶茮坡今日爲

仕來耶一行作吏此事遂廢而圖中命意猶是書生此

其所以爲茱坡與題句贈別並述所見質之

書闞仲韓所脩吳興沈培園斌新疆大記八卷後 戊辰五月

藏書之劫莫烈於兵火方咸豐初有以予詩文乞梓者謝之曰梨棗之禍亟矣中原多事盍什襲以竢河清之候聞者訝且訶之已而亂及東南所至輒塡書籓溷乃始悔予言之中也雖然事有幸有不幸人有遇有不遇吾鄉藏書首推甬上天乙閣予所見若嘉禾馮氏其尤也一再過之斷簡如山完書殆僅卻未聞所謂吳興沈氏者於闞仲韓修新疆大記識之時官軍方收湖郡兵火所餘爭拾金帛爲仲韓者自必物色殘編顧以其無完軸焉屢廢而歎何意是編獨出泥穢蠹腐中因幷見

得其途乙初稟若有憑焉而授之其人以覓其志於劫
餘者亂帙哀吟句入薰沐回視羣書已爲煨燼未嘗不
奇其遇而幸之也夫以荒徼萬里耳目不經之域證今
援古著爲圖經其識籍極博之靈磅礴鬱積羣呵護之
譬之在人取精多而用物宏必有精爽通乎神明其於
物也冶金自躍爨桐自鳴不與萬物同盡固然無足怪
而況天山鍾毓之奇盛世征營之大國書記載之遺假
手通儒以示來許而猶然有待者哉特必賴仲韓以存
之又未始非仲韓之遇也仲韓搏極羣雅著述裒然歷
五年補苴缺蝕又從行朋借書於李肅毅伯訂疑徵信
仍舊帙什九續新篇什一並原稾徐氏校正各條互存

之書成將攜之都下付手民沈氏有知其亦庶乎無恨矣予與沈氏關梓誼自愧生也晚又鮮所見聞莫贊一詞僅道是編之由來以慶沈氏而難仲韓若仲韓則固不僅假是編以傳者也

書乾隆甲子壬申先曾祖鄉闈遺卷後

士大夫重去其鄉世傳科第必有數百年家藏老物足以補　朝廷掌故之缺者吾家曾大父自乾隆七年壬戌入邑庠後九年甲子正科八月鄉試十七年壬申

孝聖憲皇后六旬聖壽恩科二月鄉試皆與考闈中硃卷至今猶存維時舉業習專經鄉會試首場七藝二場一論一表五判三場五策與韓慕盧進呈文稾所載鄉會全墨胥同此係　國朝科場舊制惟康熙五年癸卯偶改三場爲二移五策於首場而以二場改作一四書論一經論仍存五判至七年復舊又於四十年乙酉增二場詔誥各一五十六年裁去詔誥則又復其舊

矣歷乾隆甲子壬申至二十四年己卯則移性理論於首場書藝後而專經四藝移置二場並裁表詔誥判而易以試帖爲四十八年癸卯則頭場以詩二場以論前後互易又閱十年甲寅　國慶恩科停止分經取中例二場兼作五經文去性理論蓋至今不易矣先是舉子各專一經康熙乙酉始加取五經卷三名雍正丙午始於正額二十名中取入其一乾隆九年復併歸正額十八年又勻入專經本額迄無定制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以各省士子本應通習五經惟專經既久習詩者尤多驟難徧試　命自戊申豫行正科鄉試起試詩經四藝明年己酉會試試書藝是年恩科鄉試試易藝明年庚

戌會試試禮藝又明年壬子鄉試試春秋又明年癸丑
會試乃統試五經是以二場五經五藝自甲寅 國慶
恩科始而我 朝經學之盛從茲罔替矣至春會秋鄉
行於二仲惟康熙五十二年癸巳 六旬萬壽恩
科鄉會春秋互易雍正元年癸卯 登極恩科鄉
於首夏會於九秋二年甲辰補行正科則適同癸巳此
外罕聞焉獨乾隆壬申一歲之中春鄉秋會適逢曠典
而吾家祖遺硃卷子然僅存謂非家藏老物足以補朝
廷掌故之缺者與慨自東南喪亂卷帙遺亡先君子自
嘉慶庚申迄己卯八試鄉舉庚辰至丙戌四試禮闈予
小子自癸卯至己酉庚戌至己未試鄉會者各四所遺

場卷蕩然無存存者先君子庚辰禮部試一卷耳今年正科鄉試爲嘉慶己卯重遇鹿鳴之期蒙恩與宴者自英香巖相國桂全小汀協揆慶以下凡七人予小子側聞盛事追念先型尤不能無風木之感是用流連塵牘捧誦殘編覺瀛海之遺珠與吉光之片羽同爲希世之珍敢不什襲收藏以垂之奕禩與

甲子第一場書藝首題詩可以興七句次淵淵其淵三此其大略也三句易經藝首題脩辭立其誠次益動而巽日進无疆三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四成速也恒久也第二場論一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表一擬上至德紹衣敦崇孝治祗謁三陵禮成頒詔中外凡隨從臣工八旗宮校改所過將吏兵民等胥沾渥澤黎庶謝表乾隆八年判五一信牌二私茶三失儀四夜禁五誣告第三場策問五道壬申第一場賛藝首題上如拱下如授四句次淡而不厭六句三雨我公田三句易經藝首題百穀草木麗乎土次井洌寒泉食三掛一以象

三四彖者材也第二場論一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
右矣表一擬上孝德光昭仁風翔洽恭逢皋太
后六旬萬壽之年祇率臣工加崇徽號禮成頒
詔擭澤刻數貢於壬申歲舉行鄉會恩科用
昭錫類之施益廣作人之化羣臣謝表乾隆十六年判
五一舉用有過官吏二卑幼私擅用財三縱放軍人欺
役四知情藏匿罪人五失時不修隄防第三場策問五
道均無詩乾隆七年壬戌兩浙彭太宗師科試紹興府
山陰縣題廞見禮也今也
純汶於穆不已亦無詩題

書唐山百虎卷後

古昔名人精氣未銷千百載後尚有靈爽能依乎人之血氣以發者無所謂僊也顧必其生平聰明正直忠孝無虧否則神明先斥之矣予友盥薇軒扶鸞作字坡公主之偏請散僊及古之能書者東方曼倩陳圖南顏常山鍾終南唐伯虎董文敏與焉獨於趙松雪曰攝之使至則袞貶存乎其間矣以柳枝二尺橫直各一縛大筆濡墨二人以指托橫桿兩端筆卽自運所書虎字百紙大者方丈小亦三尺選集數月甫足其數有一書卽佳者有屢書屢廢更十餘紙始定者有自以爲可後仍改書者古人於筆墨精益求精不肯讓人至是而猶未已

也書成命仲紙大庭品第之以終南進士爲第一陳圖南東方曼倩次之坡公連書十數終不能越此三人自言不逮而止因編其標目曰元氣渾淪凡一曰商山大皓凡四曰上洞神僊凡八曰竹林賢友凡七曰香山遺老凡九曰瀛洲學士凡十有八曰麟閣勳臣凡二十有四曰雲臺列將凡二十有八得九十九字最後則唐公伯虎既書且詠以成唐山百虎之稱唐山者昌化所治也其字亂後散失僅存元氣渾淪及四皓之一而唐伯虎所書居然在焉此皆咸豐紀元所得於聞見者越二十年而有錢尚書從祀孟廟之事尚書名唐吾浙象山人以進士官明兵部洪武三年太祖以孟子䙝君如寇

儺語為非臣子所宜言命撤孔庭配位並罷孟廟祀典廷臣力諫太祖發怒令有敢言孟祀者左右以矢射之尚書懷孟子書內袒以入矢集於胸疏諍益力太祖意解下療其瘡瘢罷祀議事載明史本傳及鄒縣三遷誌然未聞有所祭報也同治十有二年奉委修理孟廟則錢公祀位在東廡矣予竊訝之謂必孟裔圖報立祠祠圯位存移置於此否則應題先儒某氏何以稱明故兵部尚書光祿大夫耶議移出之工竣詣鄒館孟宅就寢忽見老人至榻前榻即浮起去地尺予急寤榻似驟落有聲旋復就枕則舉榻外傾出予於地覺衾枕並落牀下矣寤則依然在榻也披衣起坐知必出錢公祀位之

故次日復位致嚴堂許為升廡並為文告之今東廡先儒錢氏位是也考錢公本傳載公疏畧有臣為孟子死死有餘榮語是當時敢諫致身亦迫於衛道好名之意七百年後此心未衰小子何人妄議易置則示警固其宜也抑又聞之吾鄉西湖岳鄂王墓前鐵鑄四奸跪像凡謁墓者退必遺溺於檜並摩婦乳謂非是則不祥習俗成風莫可禁止中丞某惡其不經謂以王德度宥不願此輩汙耳目不如投之西湖竟舁去之夜夢檜等衣冠叩謝因大駭曰奸雄猶未死耶遂更鑄之今被粵匪斷首棄路側蔣方伯改鑄之並留已斬鐵身立碑垂戒蓋千古辱之矣竊謂天下惟庸庸之身歿則已焉其生

而聖賢者理勝而氣常凝故其入於人心也雖死猶生而奸惡者孽重而氣亦不遽散故其入於人心也雖死未熄況又存其形也以實之呼其名也以警之宜其有知也南人呼油煠士洽切麪條曰油煠檜狀兩足骨外方內圓父老相傳謂檜足骨方稜故象此以投油沸或南宋時民閒語也後遊京師見市肆所鬻油煠麪條倍而爲四雖無煠檜名而呼四條骰以檜骰二字合之覺前說益可信古今人嫉惡之見南北同符是亦入於人心死猶未熄之徵歟因類述之

書山左全省輿地圖後

謹按是圖運河爲經黃河爲緯方岳東起百泉西流陷腹地而潴爲湖繞尾閭以歸於海其地則海岱多山兗濟平衍菏澤鉅野爲自古河行之墟浩瀚風沙山川稀少惟泰安一脈脊膂中高邐左登萊蟬聯飛度是以各口氣吐而色黃東溟氣納而獨黝寰瀛左扆非偶然也其水則膠萊以東無大支入海膠萊以西諸泉沿緣岱麓遂成逆流匯爲湖運中條之水西流者大汶最高南北分注南條之水南𨙸迤南由運入淮以趨於海下游泗沂東來入之北條之水南旺迤北由運挾汶以達於河上游灘阻西來會之要仍不失爲東流今之河昔之

濟也濟純陰性下注河純陽性上浮鞏洛閒本自合流濟伏河橫孤陽無制河濟復合陰陽會和自當以此爲海右大支之水又其北爲徒駭爲馬頰爲鉤盤淤廢員久又其北爲漳爲衛爲滹沱以之納黃與濟抗行環遶北東皆九河故道而自成源流不相爲用且兩閒大利土產而水行者也近畿疆域餫饋交通與水爲緣利用行賈夫水者財之源而湖則水之藏也自黃河漫溢而財源散洩湖沙淺涸而水藏空虛主財匱當此河復北流汶泗泉源左右貫注多其瀦蓄導之貿遷人事天機富强斯兆不特東南正供上輸天庾即淮徐沂兗食力之衆飽煖萬家孰與轉旋是在疆圻守土

書家曉山所記白公子恤友事後

家曉山名寶年以諸生習刑法家言名甲齊魯屬文輒數千言存其一曰記白公子去華恤友事嗣子士炳成進士以文示予始知去華滿洲望族以字行幼與佟七十者友佟爲披甲從軍湘楚以家託去華月給所求無缺已而佟母若妹暱瞽嫗歌吹無度不可禁則賜與絕焉佟失所恃良窘白乃陰使王嫗諷佟屬鍼耨而任爲代售佟本工活計得嫗知可售且隆其值輒應因以自給而瞽嫗絕迹矣逾年佟歸見母妹差贍方德白而不意乃出王嫗疑怪交集去華則舁一篋實所收活計並書其值以告而還之但曰非是幾負兄屬佟始悟前

事皆出去華益感且愧遂世婚姻此嘉道間都下軼事也予既重去華義而又惜曉山之文之僅存焉爲書其後曰匹夫而矢車笠之盟患難而重綈袍之誼此人情之所難而去華能之亘足多矣夫交每絕於忘形而恩必傷於責善以去華之誼切金蘭謂他人母脫以見聞所不忍而訐直行之始忿以爭繼窮且懟賢者之過人情類然去華何人乃能誦諫而術同之踐諾全交了無德色雖古忠臣孝子所以弭人倫之變而處君國之憂者不是過也顧或且謂君子處友誠信爲先非可以智取而術馭設去華故示其懟以待佟氏之窮而自奮而佟氏甘以倚終妄肆怨詈將使王老無所施其紿而公

子無所市其恩空負惡名始以實告其不反脣怒自之變而爲谷風陰雨者幾何哉而乃以朱家郭解之交效優孟滑于之智幸而中也得毋其詐僞有餘而誠信不足者耶抑有鑒於世之誠而見疑信而獲謗謂直道不行於輓近閒言多中於蕭牆將假乎僞以濟其誠託於詐以成其信者耶嗚呼此其所以爲去華也與